

希望之国

村上龙

村上龙
赵晖
译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希望之国

目村上龙

赵晖

译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望之国 / (日) 村上龙著; 赵晖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339-3570-2

I. ①希… II. ①村…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6477 号

KIBO NO KUNI NO EXODUS

by MURAKAMI Ryu

Copyright © 2000 MURAKAMI Ry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RAKAMI Ry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176 号

希望之国

作者: [日] 村上龙

译者: 赵晖

责任编辑: 曹洁 颜颖颖

封面设计: 金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81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39-3570-2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希望之国 1

后 记 336

文库本出版后记 338

文库本《希望之国》出版寄语 340

希望之国

阿哲你为什么非要去巴基斯坦不可呢？——由美子这样问了我一句。

由美子比我小四岁，和我是同行，都在做自由记者。她的专业是经济，那么，我的专业呢？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作是专业的东西。

此外，怎么说呢，由美子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俩现在同居在一起。两个人如同那些像模像样的恋人那样一起度过的浪漫甜蜜的时期虽然转瞬即逝，但至今仍然住在一起；和刚开始交往的时候相比，尽管次数和每次所花时间都已经减少了很多，但两个人却也仍然时不时地做做爱。由美子似乎没有要结婚的意思，那么我呢？我自己也说不清，一方面觉得结婚太麻烦，而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是正儿八经地结了为好——这两种想法各占一半吧。

不过，由美子却没问我去巴基斯坦干什么。其实是因为上周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一个事件已经轰动了整个日本。我对由美子说，这是工作，没办法。而我自己对这份工作根本就提不起情绪来。

我从来没去过巴基斯坦那样的国家。我不是那种手里拿着一本《走遍全球》、背着一只双肩背包转来转去一家又一家地寻找便宜些的小旅馆的那类人；并且，对旅行这件事也并不那么喜欢。

做自由记者已经近十年了，细想一下，出国采访我这还是第一

次。即使是因私旅行,我出国的经历恐怕也算是少的。新婚旅行时去了澳大利亚;刚开始打高尔夫球那阵子去过夏威夷、塞班和韩国。也就这些吧。过去那场婚姻也仅过了三年就瓦解了,高尔夫球也没打多久就停了。要问我的工作具体都做些什么的话,那么,可以说,我采访的往往不是政治新闻或者什么事件,而是负责报道那些名人常常光顾的小酒馆啦、价格公道并有清晨打折优惠的登门服务的按摩女郎派遣公司啦、或者是安排那些被称为文化人的家伙的采访日程啦、挑选圈定对谈嘉宾人选啦什么的。我一直就是干这类工作,可是为什么会被选派到巴基斯坦呢,首先是因为没有其他人选;同时也是因为编辑部主任和主编似乎都认为那不是个什么大事件,这次采访也无足轻重吧。

由美子说,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哪怕就是感觉到有百分之一的生命危险,我也会立马放下那个劳什子采访赶紧逃命的,因为反正也是一次没什么大意思的采访。——我这样回答了她。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证明,我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二〇〇一年六月上旬,一个日本少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阿富汗边境附近因遭遇地雷爆炸负了伤。为了追踪报道阿富汗内战现状而偶然在附近伺机采访的CNN^①记者从现场发回了这条消息。NHK电视台以及日本各家民营电视台反复播报了由CNN提供的那一段不长的录像。

我清楚地记得那段录像,不仅因为那个一副日本人长相的少年和事件发生现场的景色对比异常鲜明,还因为那段录像被一次次反复播报,都有点儿看腻了。

①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那个少年从胸部到脸部乃至肩膀上都缠着绷带，正在当地一家诊所接受治疗。少年受伤并不是因为他本人踩上了地雷，而是在旁边遭遇了爆炸冲击波。那个少年显然是一副日本人的长相，可能也是因为脸部受了伤的缘故吧，他坐在床上一言未发。那是一家砖泥结构的小诊所，在那座眼看着就要倒塌一样的房子的后面，是一片险峻的风景。

“他们是两年前来到这儿的。”

诊所外面，一位貌似当地部族代表的老者这样回答了 CNN 记者的问题。日语字幕重叠在英语字幕上面在电视画面上滚动着。这个“他们”又是怎么回事呢？看着那段录像我心里画了个问号，然而当看到又一名少年站在老者身边时，我明白了。“这个少年也是——”老者对 CNN 记者介绍道：

“也是日本人。”

身材瘦削、双颊消瘦的少年晒得黝黑，戴着一副圆框墨镜。听他那么一说，觉得看上去真的是一副十足的日本人长相。少年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了镜头前。他戴着伊斯兰国家特有的那种短圆筒形帽子，身上披着当地人的衣裳，宽宽松松地垂到腰际。

“你也是日本人吗？”

CNN 记者通过在当地聘请的翻译向少年提问道。在记者和少年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持枪的男子。

“从前是日本人。”

少年不是用当地语言，而是用英语回答道。虽说发音不算流畅，但却是准确并且非常易懂的英语。少年的肩上也挎着一支枪。

“但是现在，我是普什图族的一员。”

少年这样一答完，老者颌首，四周那群男子则爆发出一片欢呼声。CNN 记者补充说明道，普什图族指的是居住在从这儿到阿富汗一带的一个部族，非常勇敢善战。

“能不能摘下墨镜给我们看看？”

听 CNN 记者这样一说，少年皱起了双眉。

“我拒绝。”

少年一边这样说着，一边透过墨镜怒视着 CNN 记者。记者看了看面露不快的少年，又看了看他身上那支枪后，换了一个话题：

“你多大了？”

“十六岁。”

“你来到这片土地上干什么呢？”

“这个我没有必要告诉美国人。”

四周那群男子再次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少年对采访显得好像很不耐烦。偶尔，那位老者在少年的耳边小声说几句什么，好像是在告诫他不要把怒气摆在脸上，人家问话要好好回答一样。每说一次，少年就点点头。一幅奇妙的画面，毫无现实感。尽管少年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眼睛遮在墨镜后面，但他脸部的骨骼却是日本人的骨骼。少年身上的某些地方稚气尚存，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他身着居住在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一带的北方部族的民族服装，如同一个上班族手里拿着一部手机一样，身上背着一支突击步枪。周围是险峻的山坡灰灰迫近的寸草未生的一片红褐色大地。整个画面没有任何真实感。莫非这是搞笑演员为博得观众欢心而弄虚作假演出的一场闹剧吧？——不仅我心里这样想，实际上也有其他记者同行在一起看电视时说出了同样的话。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

“两年前。”

“你那个受了伤的伙伴不要紧吗？”

“不要紧。”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在这前方的山谷里埋着几万颗地雷，必须有人去清除，我们部队就在做这件事。”

“你不想念日本吗？”

“日本，我已经忘记了。”

“忘记了？为什么？”

“那个国家什么都没有，时至今日已经是一个死去的国家了。我没有必要考虑什么日本的事。”

“在这片土地上有什么呢？”

“这里有所有的一切——生之喜悦的全部，亲情、友情、尊敬和自豪，这一切这里都有。我们虽然有敌人，但却没有欺负人和被欺负的人。”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最后，能不能用日语说一句什么话让我们听听？——听了记者这一要求，少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说道：“生麦·生米·生鸡蛋^①。”记者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少年只是在脸上又一次浮现出那令人一望便难以忘怀的微笑，未答一字。那抹微笑仿佛是在嘲弄 CNN 记者，似乎是说：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紧接着，少年就从摄像机前飘然离去，被围在远处一直望着这边的男子们的一片欢呼声包围住，不久就融会到了他们中间，渐渐远去。

CNN 记者面向镜头说，那个负伤的少年迟早也会回到他们的村落的，并在最后总结了一句：日本人真是令人无法理解。

“日本少年为什么会来到这种地方清除地雷呢？此事依然是一个谜。或许那几个少年是‘神风’^②的后代呢。”

① 生麦·生米·生鸡蛋：“生麦生米生鸡蛋”日文读作“NAMAMUGI NAMAKOME NAMATAMAGO”，是日本传统的绕口令之一。

② 神风：全称为“神风特别攻击队”，是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的一支特别歼击队。

整个录像仅有两三分钟,非常短。十六岁的日本少年在遥远的西南亚一带的异国因为遭遇地雷爆炸冲击波而受伤的消息震撼了整个日本,但作为这样一条轰动性的新闻来讲,影像未免过短,并且相关细节的信息也严重匮乏。各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只是反复播报着由CNN提供的影像,新闻评论员们也是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当地的情况不甚清楚。出现在新闻节目中的所谓的“专家”或者“有识之士”们也不过是反复讲着同样的一句话:真不明白日本少年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据那些有识之士的说明以及报纸上的解说讲,那一带被称为西北部边境州,似乎属于巴基斯坦政府管辖不到的一个地区。据说有几个部族在那里各自独立生息,其生活范围已经越过国境线延伸到了阿富汗境内。与其说是越过了国境线,不如说是在同一部族自古以来一直居住的那个地区的正中央,从前的殖民统治国英国擅自划出了一道国境线。

NHK电视台和各家民营电视台的采访团队马上就奔赴当地,却在位于西北部边境州入口处的一个叫作白沙瓦的县城遭了紧闭。在白沙瓦的郊外有一座检查站,再往前就无法进去了。如果再想前进,就必须持有管辖着西北部边境州的部族的许可证,而他们立意绝不给日本媒体的记者发行许可证。电视台采访小组的记者抓住在白沙瓦和伊斯兰堡的为日本外务省工作的日本人或者是供职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中的日本人进行了采访,可是,那个日本少年的情况却仍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紧接着,电视上开始出现了寻亲的父母们,询问那个男孩儿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儿子呢。寻亲的父母最初有五六对,马上就飙升到了一百对。他们手拿着照片来到新闻节目或者综合性生活节目上,表情阴郁地讲述着自己不知踪迹何在的儿子的点点滴滴。

就这样，那个身在巴基斯坦的十六岁的少年每天都在电视上被醒目地播报着。然而，由于影像画质不够清晰，再加上两个男孩儿各自都用墨镜和绷带把脸包住了，所以，两个人的具体情况什么都没弄清楚。只有一点倒是清楚了，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日本原来有那么多的少年去向不明。

事件刚刚发生时，外务省所表明态度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两个少年真的就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并不认为有进行调查的必要。不过，同以往一样，一听到媒体上指责他们对应迟缓以及缺乏国际性感觉，他们就开始委托位于东京的巴基斯坦大使馆，要求阅览一九九九年前后已经发下了签证的申请人名单。然而，在那批名单上却没有当时约十四五岁的单人出境者。对此，巴基斯坦驻日大使馆解释说，即使不在东京申请签证也不会影响在巴基斯坦入境，因为在曼谷、马尼拉、孟买以及迪拜都可以申请。

“除了被国际刑警组织或者日本警方通缉的在逃犯之外，只要备齐了必要的资料，那么，即使是初中生来申请签证，我们大使馆也都会批下。在巴基斯坦，从以阿富汗、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为首的几个国家每年都会有三四百万的难民非法入境，因此，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调查清楚非法滞留人员的姓名和国籍等情况。在东京批准的签证申请人名单只面向日本外务省和实际上获得签证人员的亲属公布了；对日本媒体则没有公布。”

同时，巴基斯坦大使馆还补充了一句：日本媒体连日来的采访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CNN对那两个被认为是日本人的少年早就失去了兴趣，并且，由于阿富汗内战激化，赴阿富汗的采访组也离境回国了。在印度喀什米尔地区、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地区，由于内战和纠纷持续不断，这几年，来自欧美的采访团队和联合国职员等或被杀害或被卷入

恐怖事件这样的事频频发生,因此,新闻报道方面正在变成一片空白地带。也因此,日本媒体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弄到关于那两个少年的录像。

从事件发生之日起过了几天后,日本媒体开始焦急起来。总有些地方让人觉得不对劲儿。尽管媒体想把那两个少年的情况尽可能地弄清楚,可是结果给大家的印象却是越来越莫名其妙。关于少年的那段录像完全不符合日本的现实。面对 CNN 记者,少年的态度似乎带着几分挑衅情绪,从这一点上思考一下那时的日美关系,则让观众感到非常新鲜。

二〇〇一年,外资系统的金融业以迅猛的势头买下了日本的企业和日本的土地等资产,这样一个二〇〇一年将会被刻入日本的记忆吧。在此期间,政权在以民主党为中心的在野党联合会和经过重新合并的新自民党之间不断交替往复;在此期间,有一段时间 1 美元的日元汇率跌破了 150 日元而开始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下跌。相当数量的大型城市银行不知不觉就消失了,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七。经济危机的话题没有一天不被提起,可是,也有一种气氛依然残存着:似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吧。日本的几家优良企业仿佛像是逃难一样,纷纷把企业据点转移到了国外。

日本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创建“日元经济圈”上。东盟各国对此表示感兴趣并且赞同,但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则因为政治原因持保留态度。“日元经济圈”这一名称引起了相关各国对像是“大东亚共荣圈”等名称持有的历史性厌恶感。韩国或许因为一个主张反美的新的亲日民族主义刚刚崛起,因此开始对日本一点点地表示理解。也就是说,由于正在成为欧美金融资本的牺牲品而引发的反抗情绪在亚洲各国正逐步高涨起来。然而,由于以相对国际化的日元为核心的“日元经济圈”构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以及欧元

所代表的欧美诸国的利益截然相反,因此至今未能实现。

或许是由于速度非常迟缓吧,日元和股票价格即使在持续下跌,包括我所供职的那家周刊杂志在内,日本媒体也根本没有显示出本质性的危机感。媒体要么就是像在说着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一样不断地辛辣攻击政府和大藏省等机关部门,要么就是歇斯底里般地反抗欧美金融资本。

日本经济如同一个缓缓走向死亡的病人一样在一天天地丧失元气,却不从根本上探究原因,棘手的问题永远都是被束之高阁。媒体批判着这个现实,可由于媒体本身缺乏理想和前途,因此,那些批判的效果也只不过停留在暂时发泄一些不满情绪的层面,而在结果上其实却支撑了身患致命性病灶的日本经济。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真正的危机。

现在,包括像我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新闻工作者在内,大多数日本人都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且早就明白,自己察觉得已经太晚了。距今大约十年前,泡沫经济崩溃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没有人能够毫发无损地挺过去。似乎人人都以为用以往的办法无论如何都能解决得了。媒体助长了面对危机时人们所采取的含糊暧昧的应对姿态。我们仅仅出于兴趣连篇报道那些无须探究任何本质的名人的花边新闻和社会事件;电视的综艺节目和综合性娱乐节目这几年的收视率大幅度提高了。

意欲站在历史角度来美化昨天的日本这一动向也十分显著。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想忘记眼前的现实。随着失业率的上升,青少年犯罪率和中老年人的自杀率也成比例增长,一股仿佛寻遍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出口的闭塞感覆盖在整个日本列岛上空。巴基斯坦那个少年恰在此时突然出现了,而我们却没能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认为这是一件毫不足取的事件。

“那个国家什么都没有,时至今日已经是一个死去的国家了。”

那个身着普什图族服装的少年说出了每个人都想到了但却绝不肯说出口的一句话。并且,对那个少年,媒体不能做任何干预——当然不能采访他,而且就连那两个少年是否真的是日本人都无法确认。

少年,他们存在于日本媒体的圈外。

由于申请签证费了点儿时间,所以,待我做好出发的准备时,已经是少年出现后的第十天了,是一个星期五。主编和编辑部主任下令说,写回一些报道来,好好嘲讽一下那帮在当地一直做着愚蠢的采访活动的日本电视采访组!

“关口,签证下来了,立刻出发!”

早上接到这一指令,我几乎都没来得及整好行装就出了门,顺路到杂志社领取了机票和护照。看到写在护照上的自己的名字“关口哲治”,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些苍白无依,和那些什么普什图、塔吉克斯坦、哈扎拉、贾拉拉巴德、白沙瓦等专用名词相比,这个名字总让人感到单薄、软弱。仔细想一想,“关口”这样的姓氏这几十年来在CNN的政治新闻节目里几乎从未出现过。稍微受过人瞩目的日本人的姓氏,也就是波斯米亚战争时期的“明石”^①什么的吧。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日本人已经远远离开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如果说这个现象也就意味着日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不上新闻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么,也真的就是“没办法”了。

我此行的路线似乎是经由曼谷进入卡拉奇,然后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飞往伊斯兰堡。从伊斯兰堡到有许多日本媒体的记者一直在那儿转悠着的白沙瓦的那段路程,再根据情况适当地

① 明石:明石康(1931年1月19日—),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现任日本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理事长。

租辆汽车由我自己开过去。从东京到曼谷那段机票是商务舱,对此我很吃惊。你可别搞错啊——主编这样说。

“只不过是飞往曼谷的机票太紧张,只买到了商务舱。你到伊斯兰堡十二个小时后赶紧发篇稿子回来!”

主编比现年三十五岁的我大将近二十岁。当然,他的身份和我不一样,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正式的编内人员。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被提拔得未免太晚了。他曾经是一名文学青年,本来是想做文艺杂志的,可是却一直在女性杂志和周刊杂志之间跳来跳去,去年终于当上了主编。即使是现在,每次他一喝醉还是会无比激动地谈论惹内^①或者加缪^②什么的。虽然他这个人很可爱,但即使在我看来都觉得他已经过时了,而且内心好像还在受着什么东西牵绊的样子。虽然我绝对算不上是一个热心的读者,但我也认为惹内和加缪都是优秀的作家。然而,从本质上讲,这两个人不是我们的,而是人家法国人的。而我们主编竟然像是说自家的东西一样在谈惹内和加缪。

因为杂志稿件刚刚校对完毕,所以编辑部里人手很少,一个年轻的编辑盖着一条毛毯睡在长椅上。我用编辑部的电脑查了一下旅行指南,上面写道:七月的巴基斯坦如地狱般炎热;生水绝对不能喝;除了酒店里的酒吧以外,任何店里的酒都不能喝;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女人穿衣服不能裸露双臂;在北部山区一带,女人必须用披肩把脸遮盖住;男人也不能穿短裤;请勿忘随身携带抗生素;由于光照强烈,眼睛怕光的人一定要戴上墨镜。

看到这儿我想起来了,那个少年出现在镜头前的那段影像上,光

① 惹内:尚·惹内(Jean Genet,1910—1986),法国诗人、作家和剧作家。

② 加缪: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伦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局外人》、《堕落》,散文集《正面和反面》、《婚礼》,哲学随笔《反抗的人》,荒诞剧《误会》、《卡利古拉》等。

照不由分说地特别强烈，肩上挎着枪的男子们的身影异常浓重。到了机场我必须去买一下墨镜和抗生素。

摆放在编辑部的一个角落里的电视里，早间综合娱乐节目已经开始了。新闻主播一本正经地播报说，已经发现那个少年有参与种植罂粟的嫌疑。一位“有识之士”坐在播音员旁边，似乎是一个佛教美术家，据说他曾经去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边境一带旅行过好几次。他讲道：从伊朗到阿富汗那一带啊，被称作是金色月牙地带，是远近闻名的罂粟种植地。东南亚的金三角当然很有名，但据说当今世界上著名的罂粟产地和海洛因生产中心正在向这个金色月牙地带转移。就是在那个少年被发现的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州，罂粟也是作为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而被重点性大批种植着。那个少年虽然自称“普什图人”，可这个“普什图人”只是当地人的讲法，对于西欧人来说，恐怕叫他们“帕坦人”更为熟悉易懂吧。普什图族又进一步细分为几个部族，但那个少年具体属于哪个部族，仅凭那段录像根本无法判断。总而言之，可以说那个少年参与种植罂粟和提纯加工鸦片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主编听了以后说：“你这家伙不是佛教美术家吗？怎么对毒品这么熟悉呢？”一直在通宵工作的那个年轻编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嘟囔着说，这样一来，那孩子不就愈加成了英雄了吗？

“现在的小屁孩儿们看待毒品什么的，只不过是单纯地觉得酷而已，所以，如果这样一棒子下去把他们说成是坏人的话，岂不是适得其反吗？这帮家伙怎么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呢！”

我离开编辑部时，那个年轻编辑对我说：

“关口君，请多加小心，千万要躲过子弹啊！”

出租车司机戴着一副和那个少年一样的圆框深色墨镜，是个年轻司机，最多也不超过二十五岁的样子。我问他那种墨镜是不是很火

啊，他告诉了我一个著名品牌的名字，接着称赞了那个少年一句：这家伙真酷！据说，自从那个事件发生后，这样的现象开始流行起来——如果被自己讨厌的上司问起一个什么问题时，就回答说：“生麦·生米·生鸡蛋。”

媒体基本上很排斥那两个少年。不仅是媒体，在这个国家，如果不属于哪一个集团内部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排斥。也有一名身份为军事评论家的“有识之士”说，少年负伤的原因不是地雷。媒体便仿佛立了什么大功一样欢天喜地地介绍着这类“有识之士”的意见。据那个“有识之士”所言，说到底，那一带地雷很少，而且若真是因为地雷的话，多半是会把腿炸飞的。

也有一名“有识之士”十分肯定地说，那群少年肯定参与了走私活动。他还说，普什图族的一个部族参与了一项大规模的走私活动，那个压制着阿富汗人民的、名叫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组织也是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因此，普什图族当然控制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国境一带。在历史上，普什图人就在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带建立起了生活圈，所以，国境什么的从一开始对他们而言就毫无意义。巴基斯坦政府至今尚不能控制住国境一带。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比如说，塔利班把电器和自行车等商品从日本运出，通过第三国再向阿富汗进口，这些商品不用付关税。那些商品被卖到黑市上的生意人手里，然后运到巴基斯坦出售。当然，那些黑市上的生意人也是普什图族的附属部族。“有识之士”还说，那个少年的一口英语不就是他参与走私的有力证据吗？看来，媒体是决意要把那个少年说成一个坏人了。

媒体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准备漠视那个少年了。那个少年出现之后，过了四五天，日本政府对他出乎意料的影响力感到震惊，因此，当局似乎对媒体施加了压力：“不要对他进行任何超出必要限度的报